

有朋自遠方來

6B 楊皓晴

看著鏡子中自己那鬆弛的皮膚、眼角浮現的皺紋和那些摻雜在黑髮中的斑白髮絲，我便確切感覺到自己已年華老去。「光陰似箭、日月如梭」這句話說得有理，二十年轉眼便過去，當初我們一群剛從中學畢業的少年滿懷雄心壯志，抱著各自的夢想踏進社會，「初生之犢不怕虎」便正好形容二十年前的我們。如今我已是四十多歲的家庭主婦，每天只忙著家務和照顧兩個淘氣的兒子，不知道當年那群中學同學現在的生活又是如何呢？

我正這樣想的時候，鏡子旁的電話響了起來，瞥了一眼，我發現是不知道的電話號碼，心裡想著必是電話推銷而不情不願地拿起話筒，卻聽到一把熟悉的聲音：「喂？我是一心，請問有容在嗎？」

一心？不正是我那位移民到加拿大的最好知己嗎？我和她已有將近十年不見，怎麼會突然捎一通電話來呢？我搔破頭皮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。

「一心？我們很久不見了！怎麼突然找我？」

「我剛從加拿大回來，想著我們已很久不見了，無論如何也該騰空時間出來見上一面。」

能夠再見當年的好朋友令我欣喜若狂，我們能像從前一樣聊天，坐下來慢慢話從前。

到了見面的那天，我差點認不出一心，她像剛從公司下班，穿著一整套整齊的套裝，拿著一個重甸甸的公事包，戴著一副銀色框架的眼鏡，給人感覺嚴肅又充滿知性，當年她那可愛佻皮的形象已不復返；但想必我也變了很多吧，我們都不再是二十年前那群年輕且天真的青少年了。

席間我們都聊著自己生活的近況，我提起自己的兩個兒子，她則說著建築師的工作，雖然我努力回應她的話，可是我對建築師這職業只是一知半解，我們都只能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，漸漸我們都變得興致索然，看來這十多年來令我們的距離越來越遠，兩人之間像是有了隔閡，現在我和她已形同陌生人，無法再像以前般談天說地，總是有聊不完的話題般。

很快我們便各自歸家，在歸途上，一種空虛感纏繞在我的胸臆，我感覺就像失去了一位好朋友般。我竟天真認為我們能再像以前般友好，可惜的是「物換星移幾度秋」，我們無法留住什麼，只好將記憶放在心底，閒時拿出來回味一遍舊時的甜酸苦辣。淡淡的憂愁停留在我的心頭間，令我久久無法釋懷，以前的老朋友已成生命中的過路人，我只好把握當下，珍惜現在正陪伴我走人生旅途的人。思及此，我加快腳步走回家去。